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在多啦A夢(前名叮噠)的活動上遇張可頤，她剛從歐洲旅行返港，馬上出席活動收金。

張可頤開拍王維基新劇

儲足能量後，今個月尾她即為王維基的電視台開拍劇集，拍攝時間比預期長，她說：「王生慢工出細貨，而且他給藝人每天八小時休息，故進度會比較慢。」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如果你明早醒來之後，發現枕邊人變成了一隻巨型的白甲你會有什麼反應？

人間有情

這兩個故事想寫什麼，相信不用天命點明。不過，我的讀後感，是認為兩個作者太過脫離現實地選擇了描寫人性殘酷的一面，因我始終相信人間有情。

詩情畫意文人園

最近翻閱園藝家陳從周關於中國園林藝術的著作，發現他撰寫的《說園·四》有關「退思園」的一段文字，很是精當，摘錄如下：

如南宋詩人葉茵建造的水竹墅別墅，明末詩人朱鶴齡的江灣草庵等，均是文人園林的典範。

對於文人園的演繹，陳從周深刻得多了。說是在《園林清談》一文中，特別指出：「中國園林應該因為士大夫也屬於文人，其表現特徵是詩情畫意，所追求的是避去煩囂，寄情山水，以城市山林化，造園就是山林再現的手法，而達明代造園家計成所說『雖由人作，宛自天開』的境界。」

據說，靜思園的名字是費孝通起的。農林企業家有文化理念，做做古人，建起文人園，說來也難能可貴。但是未免人工味太重，與計成的『雖由人作，宛自天開』的境界，到底有落差。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退思園 網上圖片

匆匆走過那熱帶小鎮

熱帶的天還未大亮，誦經聲剛剛響起，便匆匆起來，為的是趕搭飛往吉隆坡的航班。從檳城起飛，一眨眼就到達。來迎接的車子已經等候，一個半小時的車程，我們便身在森美蘭州(Semilan)的小鎮馬口(Bahau)了。

回到馬口，傳說十九世紀中葉，馬口剛被開拓時，原始森林以及沼澤產生的瘴氣，惡劣的生活條件，使得許多人病倒。水土不服，一些人甚至得了怪病和中暑。環境險惡，那時，這些拓荒者大多是客家人，見面問好，都說：「您好未？」

馬口的經濟在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起飛，農業和木材業有超凡的經濟成長。七十年代，馬口一度被稱為「小金山」，產生了不少百萬富翁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八十年代中期的經濟衰退和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，它都無法獨善其身。

懸掛的繩索上，一隻接一隻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，爭相鳴叫，好像在示愛，好像在爭吵，好像不為甚麼，就是在大聲炫耀，非常壯觀。但在那之後，燕子們歸巢，到處留下的是似雨後的鳥糞，尤其是電纜下，黑白參半地排列成一線。



鎮南公會馬燈。作者提供圖片

這小鎮，無端叫我幻想起在無燈無火的夜晚，我和我的影子彳亍街頭，提着馬燈照亮前路。「馬口」這地名，照字面解讀，是馬的口，讓人容易形象地聯想。不僅如此，距離馬口向北三公里之處，還真有叫「馬身」的村落。

有律師，或者在香港稱「大律師」，是指那些替人打官司的人。一個律師做得好不好，通常要看業績，亦即看他們過去打贏過多少場官司而定。

說到對園地精神的內核作進一步的思考，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桐野夏生身上。這位社會派驚悚女王在《東京島》(2008)中，建構了一個三十一男一女落難無人島的「生存者」(Stranded)式故事。

《大鈍裁者》 差利的政治觸覺敏銳，喜劇手法運用純熟。他本人當主角又有演戲天才，使此片大為成功，轟動全球，特別為歐洲受希特勒法西斯蹂躪的廣大人民出了一口鳥氣。